

# 梨花旅店

魏援

你的名字叫做魏援，今年 37 岁，是一个国际上小有名气的摄影师。你热爱摄影，并且曾经在各种国际知名的摄影大赛上面拿过不少奖项和数笔不菲的奖金，但那已经是你年轻时候的事情了。

上了年纪之后，你的摄影风格渐渐的跟不上现代的步伐，不被人们所喜欢了——这种情况在今年尤其显著。为了散心，也为了寻找新的灵感，你来到了这个日本北海道的郊外，想要在这里拍摄一些新的照片回去。

日本北海道的野外是很美的，虽然没什么人烟，但是就是这种大自然的感觉让你深深着迷。

幸亏距离海边较近的地方有一个看上去规模不大的旅店，这才让你免去露宿之苦。

你在这个名叫梨花旅店的地方开了一个房间，在这里住了下来。

#### 你想要隐藏的事情

作为一个知名的摄影师，你所接触的东西是方方面面的。但是当你好奇的尝试毒品这种东西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戒不掉了。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失，这几年来，你渐渐需要的毒品数量越来越多，每次吸的时候剂量也越来越大，这种大剂量的吸毒让你有时会产生幻觉这种东西，甚至有时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做出一些事情。

不过幸亏你在前些年的摄影大赛上拿过数笔奖金，担负你现在的毒品消耗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可总有一天你的钱会花完，尤其是这两年的摄影大赛上，那些评委对于你现在的摄影风格并不怎么感兴趣。要是继续这样过上两年，拿不到奖金的你，就很难再继续供应你的毒品消耗。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在大赛上获得名次；要么，就找一个别的赚钱的路子。

（非组织者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

金曜日（五） 昼 晴

你在这里已经住了一天了，这两天你每天都拿着自己的相机往外跑，可是也没有发现什么能够提供给你好的摄影作品的地方。

那个薰衣草田倒是还好，可是在各种摄影大赛上，不乏有薰衣草等各种花花草草的影子，除非有特殊的气候和手法，不然很难拍出什么新意。于是你为了碰碰运气，就朝着海边去了。

路上你倒是遇见了钟蕙灵，你感觉她很面熟，似乎之前见过她，可是在当你询问起来的时候她却矢口否认了。不过你也并没有在意这个路上见到的人，你现在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不久后的摄影大赛上。

你走到了海边，可是看着波涛翻滚的大海，仍旧是没有什么头绪——很简单，如果你真的只是拍下了现在眼前的大海，毫无疑问你会在不久后的这次摄影大赛中落选。

不过也没有什么办法，至少眼前的大海比起那薰衣草田要强上不少。

你在沙滩上不断的走来走去，可仍旧找不到什么较好的角度。随着时间的过去，你慢慢的变得十分烦躁。你停下了脚步，从随身背着的小包里取出了一支氯胺酮打在了自己的胳膊上。感觉着自己的情绪稍有好转，你才继续开始在沙滩上搜索起来。

就在你往沙滩的角落走去的时候，你有了一个新发现。

一具尸体！而且似乎是一两个礼拜甚至更早以前就在这里了，整个尸体已经被腐烂成了一具白骨，只有身上的衣服还有些破烂的挂在身上。

它的姿势有些诡异，似乎是因为被海浪冲刷的原因，它的头在膝盖的上方，双手在身子的两侧，看上去似乎在朝拜大海一般。

你对这个发现惊喜不已，这个白骨“朝拜”大海的概念很好，再加上即将落入海平面的太阳，你认为自己要是拍下了这样的一组图片的话优胜的概率很大，于是便急冲冲的跑回旅馆去取你最好的单反镜头。

取到了单反镜头，你剩下的时间都在海边摆弄着相机创作着你的作品，什么时候太阳下的山你都不知道。

（非组织者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

太阳落山之后，你朝着旅馆的方向走着。今天拍到了不错的照片，你整个人的精神都有些放松了下来。

正当你走向旅馆的时候，你却看到了白天聊过天的那个叫做钟蕙灵的女人，她正脸带焦急的朝着薰衣草田的方向走去，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一般。

你并没有想要上去询问的意思，现在的你只想回到自己的房间再查看一遍自己拍的照片，然后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

回到了旅馆，你从厨房里随便拿了些饭团塞进了肚子，之后就急急忙忙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在房间里，你迫不及待的，拿出了相机一张张查看着自己拍的那些各种角度的照片。将一些你认为不太好的照片删掉了之后，你将相机放在床头，心满意足的换上了睡衣，躺在床上准备睡觉。

似乎仅仅是片刻之间，你就进入到了睡眠当中——你太累了，为了拍到好的照片，每天在太阳没升之前你就起床出了门，然后一直在外面跑到日落。今天总算拍到了还不错的照片，心神松了下来，睡着也是格外的快。

迷迷糊糊间，你听到了外面响起了一声尖叫。

你揉了揉眼睛，翻了个身，继续睡了。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又传来了第二声尖叫。不仅如此，从楼梯处还传来了咣当咣当的跑步声，甚至连你隔壁的房间，都传来了一些动静。

这些声音吵的你有些烦躁。

你翻身从床上起来，一边诅咒着这个旅馆里房客的素质，一边从自己的箱子里取出了一对耳机戴在了耳朵上。

做完了这些，你打开了音乐，躺回了床上，没过多久又再度的回到了梦乡。

（非组织者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

土曜日（六） 昼 阴

早上闹钟响起来的时候，你一边在嘴里低声咒骂着一边从床上爬了起来——昨天晚上在旅馆里面闹出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动静让你并没有睡得那么好，不过因为要拍照片，你又偏偏不能够错过早上这样的时间，所以你还不能躺下睡懒觉，只得骂骂咧咧的起了床。

按照惯例，你把自己的单反擦拭了一下，挂在了脖子上。然后从箱子里取出了几支氯胺酮注射液，装在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小盒子里，这才施施然的走出了门去。

走出门外，你和正在忙碌的老板娘敬宫梨花打了声招呼，然后就向着森林的方向走了去。

你昨天已经拍到了你感觉能够参加摄影大赛的照片，但是这并不妨碍你继续工作——如果你拍出了其他不错的照片，这依然是一笔收入。显然，早晨的森林，是你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去往森林的路上，你看到了一个背着画板的女学生也在往那边走，因为你并不认识她，你也没有上前搭话。

没过多久你就到了森林里，给自己注射了一支氯胺酮，你感觉自己的状态十分的良好，这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你走走停停，不断的找着感觉不错的景色拍着照，可是阴天的森林，相比于晴天的景色要差许多，你走了一阵，却并没有拍出想要的照片，不由的有些烦躁。

没有办法，你只能想到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气，你回到了薰衣草田，想要在这里拍一些照片。

可能是因为天气的缘故，在这里拍出来的照片也有些不尽人意。你在这里走着拍着，却被一个东西绊了一下。

你低头一看，却发现是一个新鲜的尸体。要不是因为拍摄，你甚至很难在成片齐腰的薰衣草田里看到它。那尸体看装束似乎是个男人，以一种奇特的姿势躺在地上——看起来他的脊椎已经全部摔断了。你看了看尸体的脸，发现自己似乎并没有见过这个人。

你本来想报警，但是想到自己不懂日文，又放弃了这个想法。

看到了这样的事情，你不由得暗骂了一句晦气，眼看着太阳也快下山了，你就放弃了继续拍摄，朝着旅店走去。

（非组织者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

土曜日（六） 夜 阴

回到了旅馆，你本来想跟老板娘说一下有关薰衣草田里尸体的事情，但是找了一阵你都没有看到老板娘的身影，这才走回了自己的房间。将身上的单反放回了房间之后，你给自己又注射了一支氯胺酮，渐渐的将今天晦气的事情抛诸脑后，这才浑身舒爽的走向旅馆的温泉池。

舒舒服服的泡了一会温泉，等你再回到房间的时候，你却发现一个男人背对着你正摆弄着你的单反。

作为一个摄影师，最反感的事情就是被别人翻自己的单反。你嘴上顿时就骂骂咧咧着，走到那个男人背后就是一脚。

你感觉你将那个男人踹倒在了地上，但是后来却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被绊倒了。

混乱中你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被那个男人按在了地上，顿时就是一顿痛殴。

不过似乎因为你不久前才注射了氯胺酮的缘故，那个男人的拳脚落在你的身上却好像并不怎么疼。

你找了个空隙瞅了那个男人一眼，你想知道到底是谁在找你的麻烦，好过后再算账。

可是你抬头的时候却惊呆了——眼前的这个男人的脸，就是你在薰衣草田里看到的那个尸体的脸！

就似乎那个尸体活了过来，此刻正在痛殴你一样。

虽然知道这件事情并不可能，但是状况就在眼前，又由不得你不信。顿时你就显得有些畏缩。

那种呼吸不过来的感觉越来越重，不一会你就失去了意识。

（非组织者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

日曜日（日） 昼 阴

第二天一早，你从自己的床铺上醒来，片刻之后就被安倍吉昌叫到了餐厅，说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商量，所有人没过多久就都被叫到了一起。那个和薰衣草田里尸体脸一样的男人自称刘飞，也在几人当中。

安倍吉昌告诉大家，这个旅店里面有古怪，如果破解不了，在场的所有人都有可能遭受厄运缠身。

于是，大家都开始说起了这两天的遭遇.....